

喃喃

NAN
NAN

时巫 著

时光轻喃，
从此与你
共朝朝暮暮。



时巫
暖甜新篇

首席 打脸全记录

事事求快的“杀手”BOSS
Vs 慢吞吞职场迷糊蛋

“我不允许你这种人存在在这里浪费时间。” / “你慢慢来，我可以等。”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喃喃

NAN
NAN

时巫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喃喃 / 时巫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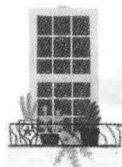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94-1529-5

I. ①喃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9891 号

书 名	喃喃
作 者	时 巫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朵 爷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张美丽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33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,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529-5
定 价	32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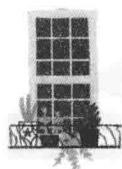


C O N T E N T S

第 一 章：传说中的最强水逆	/001
第 二 章：这个首席不太冷	/032
第 三 章：首席，该回家喝汤啦	/057
第 四 章：他究竟是误会了些什么	/078
第 五 章：有竹马从远方来	/101
第 六 章：首席，你有病，我有药	/123
第 七 章：为了吃海鲜，让我们私奔吧	/145
第 八 章：他怎么可以不经同意 亲了她第一次，又亲第二次	/168



目 录



C O N T E N T S

第 九 章：光天化日下，她竟然被逼婚了 /192

第 十 章：有她在的世界里，总有光 /212

第十一章：她没有等到他，没有如愿 /232

第十二章：再见了，谢安南 /254

尾 声：我们回家 /268

番外一 /275

番外二 /280



第一章：
传说中的最强水逆



顾声声觉得，她遭遇了传说中的水逆。

一切都是有预兆的，比如她家猫主子今天叫醒她的方式变得相当残暴，用失传已久的九阴白骨爪在她手上挠了一记，挠完就跑。她哀号着跳下床找猫算账，却撞翻了刚买回来的花瓶；她心痛地转身，又

非常应景地磕到了厕所的门；接下来，还遭遇了地铁坐过站、手机被“毁容”，以及被流浪汉追着跑非要教她“降龙十八掌”的奇幻故事。

好好的一天开始得鸡飞狗跳，顾声声觉得自己可能要摊上大事了！

等到了公司，她开始痛恨自己的乌鸦嘴，说什么来什么，她果真摊上大事了。

她！一个刚通过考核、勤勤勉勉工作的劳模，竟然被炒了鱿鱼！

一封解雇信安安静静地躺在她办公桌上，恰好这天景川迎来纷飞的初雪，窗外是一片苍茫的白，寒风呼啸，很是唏嘘悲凉，让人轻易就黯然神伤。

顾声声扶额，开始怀疑人生！

坐在她左手边的Eva神秘兮兮地靠了过来，特务般压低了声音：“听说二十三楼那位‘杀手’，今天又‘砍’掉了三十个人，这才第三天啊……”

右手边的Coco也鬼鬼祟祟地凑过来：“人事部今天放出消息了，‘杀手’说，那些靠关系进来、只拿薪水不做事的，这一周内统统……”说着，Coco用手掌在喉咙处比画了一下，“杀无赦！”

顾声声被挤在中间，很是忧郁地抬起头来，正好看见窗外的雪又大了几分，就连待在开着暖气的办公室都能感受到冷意。

Eva夸张地抱住了自己：“好可怕，不知道是哪些倒霉鬼？！”

Coco敲了敲顾声声的办公桌：“别沉默，快发表感悟！”

顾声声将一直放在桌下的解雇信抽出来，“啪”的一下贴在了额头上，无限悲情地说：“我！就是其中一个倒霉鬼！”

刚才还滔滔不绝的两个女人立刻换上一副见鬼的表情。

Eva飞快地捂住了胸口：“我的天啊！怎么你也收到了？你不是才刚过了实习期吗？”

顾声声只想挠桌：“是刚过呀，就在三天前。”

三天前，“杀手”刚杀到公司。

顾声声所在的公司刚经历了一场革新，为了打入世界建筑设计的排行榜，公司花重金从国外请来一位首席建筑师和他的御用团队。

首席建筑师上任的那天，景川下了一场大雨，迎接新首席的典礼就在公司最大的那个会议厅里举行，全公司上下数百号人都参加了。顾声声那天刚刚签下了转正的员工合同，心花怒放得很，连雨声都让她觉得世界无限美好。

她挤在会议室的最角落，乐颠颠地看了一下雨的雨，完全不知道那个惊才绝艳的新首席究竟说了什么。

她只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火来势汹汹，几乎烧掉了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。公司里的人暗地里都称呼他为“杀手”，说他杀人不见血，连资历最老的员工都不留情面地拿来开刀。

顾声声很忧愁，总不会因为她在迎接他的典礼上走神就要解雇她吧？

她将解雇信颠来倒去地看了数十遍，开始怀疑是不是派错了地方。毕竟她工作勤勤恳恳，也从没犯什么过错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才刚刚通过了长达六个月的实习期。

六个月啊！公司史上最长的试用期！

新首席这个时候挑她下手，太狠太不人道了。

顾声声很委屈：“我又没有得罪过他。”

她坐在位置上酝酿了好久，决定做人要有冤申冤，不能忍气吞声。她怀揣着解雇信，在Eva和Coco充满敬佩的目光中，勇猛地直闯二十三楼。

二十三楼秘书台的接待很温柔地替顾声声指了路。

这三天里不少人来二十三楼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都被新首席一根手指头摁死了，铩羽而归。接待小姐认为，顾声声很快就会是下一个哭着跑出首席办公室的人。

办公室的门半开着，顾声声为了保存气势，飞快地敲了门，不等里头的人回应，立刻推门而入。

里面一个穿着深黑色西装的英俊男人正站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，闻声，他抬头讶异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你……”

顾声声不失时机地走到桌前：“您好！我是十九楼室内设计部的顾声声！”

男人看起来很和蔼：“请问你有什么事？”

她有些受宠若惊，颤颤巍巍地开始申冤：“那个……我刚刚过了六个月的实习期，上级评语是勤勤恳恳、努力勤奋，我没有闯过祸、出过错，请问您为什么解雇我？”

她从小便不是大刀阔斧言辞犀利的人，此刻就算急得头顶生烟，也始终不敢大声说话，硬生生把自己憋成一个脸红的包子。

对方愣怔了数秒，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摇头？这是连考虑都不考虑了的意思吗？你好歹说句话啊！

向来很小白兔的顾声声急了，她越过办公桌一把攥住对方的衣领：“您不能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就乱烧人，更何况我们二分部本来也不归你们管。”

顾声声恨不得爬上办公桌，抓着对面的人摇晃数百下，最好摇得他头昏眼花对自己言听计从。

事实上，她已经这样做了，被她抓住的那个人一迭声地喊“顾小姐，顾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”

就在这时，顾声声的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那声音低沉而冷清，傲慢却又动听。

那个声音在说：“你连自己的上级都能认错，我为什么要留着你？出去！”

顾声声吓了一跳，回过头就发现门边的沙发上坐了个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坐在那里的，似乎目睹了她冲动摇人



的全过程。他嘴里喊着让她出去，目光却仍胶着在他摊放在膝盖上的文件上，头也不抬。

刚才那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有些艰难地开口：“顾小姐，这、这位才是我们首席，我是首席的秘书 Gary。”

顾声声看了看 Gary，又回头看了看沙发上“哗啦啦”地翻着文件的男人，“噎噎噎”地后退了三步。

坐在沙发上的男人太过威严，仿佛一根小拇指就能摁死她，她心里刚刚聚集起来的勇气瞬间崩塌，腿还有点发软，此刻她很想扶着墙出去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她挣扎了片刻，最终还是走到谢安南面前，一个九十度标准鞠躬：“很抱歉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”

顾声声站得很近，她的几缕发丝散在了谢安南的文件夹上，虽然飞快撤离，但还是打断了他的阅读。

他终于抬起头来，明明嘴角上扬，是礼貌的微笑，但眼神凌厉逼人：“公司合伙人、董事会赋予了我调动全公司人员的权力，所以不管是一分部还是二分部，都在我的管辖范围内。另外，顾小姐，普通员工的实习期都是一到三个月，你却花了六个月，希望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”

顾声声瞠目结舌，对方一上来就踩她痛处，果然“杀手”都是无情的。

她承认自己的确迟钝，但她好歹知道勤能补拙啊。

她从小做什么都慢，进入 SQ 几乎花光了她所有的力气。她在这个事事求快的公司总跟不上进度，但她常常加班加点地工作，领导见她勤奋，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，这才有了破例的六个月的实习期。

但是谢安南一出现，她的努力就要化作泡影。

谢安南又低头看手里的文件：“我说话不爱说第二遍。”

这是在赶人了。

一直在一边站着的 Gary 立刻上前，朝着门口的方向伸出手：“顾小姐，麻烦这边请。”

顾声声可怜巴巴地被 Gary 赶鸭子一样赶到门边，可下一秒，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天降勇气，她猛地回头抓住门框：“我和公司签的合同里有三个月的解约期，我还能在这里工作三个月！”

谢安南依旧没有抬头：“你可以不必来，这三个月的工资我会照付。”

顾声声坚持不过三秒，垮着一张脸，被 Gary 一脸歉意地轻轻推了出去。

顾声声拿着解雇信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，Eva 和 Coco 一看她的样子就了然于心，知道她一定抗议失败了。

Coco 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‘杀手’样样都求快，最不喜欢做事慢的人了，你这是撞枪口上了。”

顾声声哀愁地把额头磕在桌子上，觉得自己的前途无限惨淡，任她们怎么戳都一动不动。

Eva 和 Coco 深知她一郁闷就这样，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就由着她去了。

顾声声盯着脚上的小白鞋发呆，想起苏幕出国前，曾对她郑重嘱咐：“声声，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要变好变强给我看。”

她现在不仅没变好变强，好像还变衰变弱了。要是苏幕知道了，不知会不会笑话她……

在和桌面亲密接触了半个小时之后，顾声声终于缓过劲来，抽出厚厚的老宅改建提案。这个案子她花了许多心血，只要最后能通过，就能保住一个九旬老人最后的居所。

眼前闪过老人家布满皱纹的脸，眼神有些浑浊却充满慈爱。

顾声声答应了老太太替她保住那间被地产商看中的老宅，这大概是顾声声在 SQ 除打杂以外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了，努力就是正义，决不能退缩。

顾声声揉了揉脸，小声地喊：“要和恶势力斗争啊，顾声声！”

她将那封解雇信丢进了抽屉里，决定硬着头皮继续在 SQ 上班。

顾声声成为唯一一个被谢安南辞退后还不愿意离开 SQ 的人，她的“光荣事迹”传遍了整个 SQ，人人都在暗地里议论她同谢安南作对的勇气从何而来，拿了解约金还来上班，根本就是利人不利己。

她是谢安南辞退了的人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敢再给她分配工作。但顾声声反而乐得清闲，有了多余的时间可以折腾她的改建方案。

但敢于对抗恶势力，还是让她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，突然就变成了声名鹊起的“大人物”，搭电梯的时候常常有人来采访她是如何和“杀手”斗智斗勇的。

比如此刻，与她同校毕业一起进 SQ 当助理的肖一正一脸崇拜地询问她的抗争经过。

顾声声慢吞吞地回想，一五一十地回答。其实当时她全程都是蒙的，靠着一腔热血撑着，而且谢安南快刀斩乱麻，最后她还很没骨气地被撵了出去。

但这些在他人耳中，却觉得顾声声不畏险恶，勇敢抗争。

顾声声说到一半，电梯“叮”的一声打开，迎面走进来两个高大的男人，原本一脸强烈求知欲的肖一忽然噤声，一脸苍白地和顾声声拉开了半臂长的距离，满脸写着“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我只是路过的”。

顾声声却还沉浸在面对“大魔王”的回忆中：“首席看起来笑里藏刀的，电视剧里这样的人都是很有心机的反派。”

肖一看着前面两个岿然不动的背影，差点儿就哭出来了。

“难怪大家都叫他‘杀手’。”顾声声皱了皱鼻子，“不过，我是不会怕他的。”

电梯又是“叮”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的那个瞬间，听了一路自己不良评价的谢安南终于转过身来。

他这一转身又急又突然，高大的身影就这么罩下来，顾声声被他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要后退，却冷不防绊到了脚，霎时站都站不稳，眼看就要往后倒。

谢安南伸手握住她的胳膊，轻轻一拉，就将顾声声轻而易举地拉了回来。她起得急了，没有收住力度，额头凶狠地撞在他的胸膛上，瞬间头昏眼花，好在那有力的手还握在她胳膊上，顾声声还不至于一脑袋再磕下去。

谢安南居高临下地看着尚在眩晕中的顾声声：“第一，连自己上级都认不出来的人，没有资格谈论礼貌；第二，在公共场所说别人坏话的时候，请尽量放低音量，顾声声小姐。”

说罢，他放开她，率先大步走了出去。Gary 一脸钦佩地看了顾声声一眼，擦着冷汗跟上谢安南。

顾声声方才被一块岩石般的胸肌磕得天旋地转，隐形眼镜都掉了出来，连眼前的人是谁都没看清。

等人走后，她才捂着脑袋，一脸困惑地看向肖一：“那个人是谁，他怎么会认识我？”

肖一哀号一声：“顾声声，你是不是瞎？刚才连人家后脑勺都认不出来！他就是‘杀手’！谢安南啊！”

顾声声微不可察地抖了抖，心里瞬间泪流满面。她，和首席狭路相逢了，可是，她为什么要认得谢安南的后脑勺？

总而言之，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，又得罪了一次掌握“生杀大权”的首席。

电梯门自动关上，又“噌噌”地往上升，在和肖一四目相对的默默无言中，顾声声觉得，这个冬天实在是太冷了。



在电梯与谢安南狭路相逢之后，关于顾声声对抗恶势力的故事又添上了色彩浓烈的一笔，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差没有为她修一座勇士碑了。

顾声声有苦难言，只能怪群众的眼睛着实不够雪亮，她像是那么无畏的人吗？她只是……真的没把谢安南的后脑勺认出来而已。

其实就算她看到了谢安南的正脸，也难保能认出他来，众所周知，她是一个反射弧超长的存在，甚至连记住一个人的样子也很慢。

她从小到大，做什么都比别人慢，精力亦有限，顾妈妈告诉过她，这是上帝给她的恩赐，让她只专注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好。

顾声声觉得妈妈是智者，她听从妈妈的话，慢慢忽略那些不重要的，记住重要的，于是代表着恶势力的“杀手”谢安南，自然而然就被她划分在不重要的那一区。

不重要的人，自然影响不了她上班下班、努力工作努力加班。

她，可是要维护正义的人！

周末是照旧要去徐家老宅看老太太的日子，顾声声加了半个上午的班，就从APP里打了个车，准备直奔徐老太太的住处，刚好可以给老太太做一顿午饭。

很快有司机接了单，顾声声扫了手机一眼，车牌号是1515，她一路走到了公司大门前，就看见一辆车牌号1515的SUV已经停在了那里。

现在的司机接客真是神速，避免了她在这冷风萧瑟的天气里挨着冻等车。顾声声一边庆幸着一边走到车边，开了车门便钻了进去。

她手上还捧着一沓材料，朝前座的人扬了扬手机，呵出了一口白气。

“你好呀，我到了，麻烦去平阳巷。”

谢安南从脚刹旁捡起掉落手机抬起头来，就发现后座钻进来一个人，带着下雪天的寒气，霎时侵占了他半个车厢。他皱了皱眉头，透过后视镜看见了顾声声那张熟悉的脸，她呵着手搓脸，把脸搓得红了才罢休。

他与她算得上是有过节的，他也知道她在他眼皮底下说了许多破坏他形象的话，但如今她钻上他的车，却笑脸相对，礼貌有加，饶是在人精里打滚的谢安南，也有点弄不清楚顾声声究竟是想干吗？

顾声声等了半天，都不见车子发动，忍不住提醒他：“师傅，就我一个，不用等人的，我们走吧。”

师傅？谢安南挑了挑眉毛，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越发不知道她这是闹的哪一出。

内心那股让她滚下车的欲望忽而平息，他鬼使神差地就启动了车子。

车子开上了大路，顾声声却一直埋头看资料，似乎将他当作透明人。

“不记得我了？”他想起电梯里那一出，沉沉地开口试探，成功地看到后座的人茫然地抬起头。

顾声声有些蒙，她的隐形眼镜上次在电梯里被撞掉了，还没找到时间重新配，就戴了一副古老的玳瑁眼镜。上午加班时眼睛太疲惫，她就把眼镜取下来放在办公室了，现在面对一个黑乎乎又模糊的后脑勺，让她一时间很是惶恐。

为何又是后脑勺，她最近是和后脑勺杠上了吗？谁的后脑勺都不好认啊。

好在顾声声不是第一次认不出认识的人了，她也因此有了许多足够应对日常情况的方法，她甜甜地笑了笑：“我之前坐过您的车对吧？我们真是有缘分，一会儿我还给您打五分。”

谢安南默了默，果然，她压根没记住他这个人。

车子滑出公司所在的梧桐大街时，谢安南有些冷漠的声音也跟着滑了出来：“去平阳巷做什么？”

顾声声头也不抬，欢快地回答道：“去看望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太太。”

谢安南从后视镜中看到顾声声专注地翻着资料，有些讶异：“你在加班？”

顾声声似乎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叹了口气：“对呀，这种天气还在加班的员工多难得啊，某些人就是不识宝！”

谢安南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下的方向盘。

顾声声口中的某人，说的自然是他。谢安南终于知道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了，她根本没有什么阴谋，只是单纯地上错了车，他却警惕地与她周旋，还充当了一回免费司机，可笑！

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费神完全不是他做事的风格，更何况这是个连车都能上错的人。他不再和顾声声搭话，调了导航，决定照着指引把她送到目的地然后就回去，避免再和她生出什么枝节。

但是顾声声却在满车的沉寂中接听了一个陌生来电，那密密麻麻的文字资料看得她发晕，她听着电话时觉得自己也是蒙的。

“喂，师傅？我不就在您车上呢……您……”顾声声抬起头，就见前头的人专心致志地开着车，根本没在打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男中音还在拼命解释：“下雪天车子老出故障，耽搁您了呀，不如您先取消订单吧？”

这怎么可能？大白天的突发灵异事件啊？难道……此1515非彼1515？

她连忙打开APP查看车辆信息，果然显示着乘客还未上车。

顾声声嘴巴不受控制地张大，经常认错人就算了，如今竟然发展到上错车。万一是人贩子的车怎么办？万一把她卖进大山里嫁给一个糟老头被逼着生孩子怎么办？万一她想逃跑逃不成被打断腿关起来怎么办？

在心里上演了一场悲情剧的顾声声发誓，她此刻连跳车的心都有了。

她探头看了看方向盘上那个骄傲又打眼的 LOGO，又莫名地松了口气，呃，这么有钱的人，应该不会来拐卖她这种小虾米吧？

她巴巴地握着手机，左顾右盼，发现自己的确是在往平阳巷方向行进并没有上了贼车之后，松了一口气，才充满愧疚地开口：“那个，我……我好像上错车了，我们真的认识吗？”

难保她真的遇见了认识的人，人家才好心送她一程，她却半点记不得眼前的人是谁？从小到大，遇到这种情况早已是家常便饭，但顾声声还是觉得不安。

谢安南从后视镜中瞥了她一眼，嘲讽道：“顾小姐贵人事忙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”

谢安南做事杀伐果断，雷厉风行，也需要同样的人与他配合，最不喜欢点不透的榆木疙瘩。在他眼里，像顾声声这种反应慢、动作慢、消化慢的人，于他而言是浪费时间生命，拉低团队智商下限的存在。他厌恶这种人，也不允许这种人存在于自己工作的地方，于是来到公司的第一天，他便不顾骂声，大刀阔斧地开除了许多人。

此刻，他看着顾声声一脸迷茫的包子脸，烦闷得差点儿无法保留绅士风度。

顾声声忧愁得头发都快揪掉了，看来果然是认识的人啊。

她看着前座那个冷漠的后脑勺，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不管你是谁，我不会坐霸王车的，我会付车费的。”

说话间已经到了平阳巷附近，这里是老城区，巷子纵横交错，十分狭窄，车子没办法开进去，谢安南停下了车，毫不犹豫地打开车门锁。

“第一，我不是专车司机，不需要你付车钱；第二，公司并没有要求一个已经被解雇的人继续留下来加班工作，请你理清楚。”他头也不回，只朝后视镜冷冷瞥了一眼，“下车！”